

W A R S T O R Y

战争事典

指文烽火
工作室 著

MOOK

034

17/08

尼德兰上空的橙色旗

荷兰立国记和八十年战争简史

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争霸

克里奥门尼斯战争

廓清漠北

朱棣五次远征蒙古之役

台海出版社

战争事典

WAR STORY 034

指文烽火工作室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事典. 034 / 指文烽火工作室著.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168-1508-3

I. ①战… II. ①指… III. ①战争史-史料-世界
IV. ①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4190 号

战争事典. 034

著 者: 指文烽火工作室

责任编辑: 刘 峰 赵旭雯

策划制作: 指文文化

视觉设计: 胡小琴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35 千

印 张: 14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508-3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前言 / 1

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争霸

克里奥门尼斯战争 / 2

廓清漠北

朱棣五次远征蒙古之役 / 41

尼德兰上空的橙色旗

荷兰立国记和八十年战争简史 / 89



前言

PREFACE

克里奥门尼斯战争是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以及继业者战争之后，古希腊城邦之间的重要争霸鏖战。在这次战争里的塞拉西亚会战中，斯巴达人曾引以自傲的公民兵，最后一次在重大会战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但却在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三世面前遭遇了惨败。此后，斯巴达人在战场上的勇气、技艺与名望都一落千丈，只剩下曾经的传说飘散于风中。这就是《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争霸——克里奥门尼斯战争》一文所要讲述的。

永乐七年（1409年），北元嫡裔、鞑靼可汗本雅失里擅杀明朝使臣郭骥。一个月后，明军大将丘福统军十万北伐鞑靼。不料，丘福轻敌冒进，中了本雅失里的诱敌之计，丘福等将领及一千余明军在今克鲁伦河南岸全军覆没。这次惨败，正式开启了朱棣在十四年的跨度里，对蒙古发动五次旨在廓清漠北的远征讨伐战役。要想了解其间的鏖战与激斗，请一览《廓清漠北——朱棣五次远征蒙古之役》。

《尼德兰上空的橙色旗——荷兰立国记和八十年战争简史》一文讲述了源起于欧洲西北部尼德兰地区的低地人，自古罗马时代就桀骜不驯，此后更历经了法兰克王国、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明争暗斗，以及英法百年战争的洗礼。最终，以七个省份组成尼德兰共和国，通过宗教改革与金融力量，在八十年战争中反复拼杀与抗争，一举掀翻了强大的宗主——西班牙帝国的统治，并在大航海时代成为著名的“海上马车夫”。

指文烽火工作室主编：原廓

2017年8月

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争霸

克里奥门尼斯战争

作者 / 杨英杰



公元前 3 世纪的希腊

公元前 3 世纪的希腊政局，混乱二字可谓是对其最简单的总结。尽管古典时期城邦之间的争霸随着腓力入主和亚历山大建立起大帝国而画上一个句号，但稳定的时代却并未接踵而至。很快，亚历山大暴死，他以武力建立的帝国没能维系下去，继业者之间的内战随后持续了数十年。那些统治马其顿或希腊本土的继业者政权，虽往往能凭借武力使各城邦臣服，但只要这些政权本身稍微松动，各城邦就会毫不犹豫地尝试独立。

随着几个主要的希腊化王国建立起来，继业者战争的波澜逐渐散尽，希腊化世界的整体局势也稍微稳定了一些。继承了阿吉德王朝对马其顿进行统治的，是继业者中的安提柯家族。安提柯家族最早在小亚细亚起家，经过数十年征战后，该家族的统治者们最终来到了希腊本土，并在这里建立统治。但是直至马其顿王国最终在公元前 168 年覆亡于罗马人之手，安提柯家族的诸代国王都避不开一个问题：如何与希腊地区的各城邦共处。

谈及安提柯王朝对希腊各城邦的控制，必须要从安提柯二世“戈纳塔斯”（Antigonos II Gonatas）^①时期的统治政策谈起。在艰难地击败了最后一个竞争者皮洛士之后，安提柯二世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马其顿的王位，并重新开启了安提柯王朝在马其顿的统治。但在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之后，满目疮痍的马其顿急需恢复国力、增长人口。在继业者战争或腓力父子统治时期，马其顿积极的对外干涉政策已与马其顿的实际国力不相适应，安提柯二世不可能像他的



▲ 安提柯“戈纳塔斯”。安提柯二世“戈纳塔斯”有一个漂泊的青年时期，他的父亲和祖父曾率领大军和舰队纵横四方，但最终被多变的命运抛弃：祖父战死，母亲在绝望中自杀，父亲被俘最终郁郁而亡。他几乎是在一无所有中一步步重建了王国，开始了安提柯王朝在马其顿的统治。

^① “Gonatas”即安提柯二世的绰号，为“老兵”之意。古希腊人名为单名，同一家族内往往会反复沿用同一个名字，容易造成混淆，故此类称号常常用以区分许多同名者。

前辈一样，通过裹挟希腊各邦进行对外战争去掌握各城邦的军事、经济资源，并直接插手城邦的政事。因此，安提柯二世对希腊各城邦采取了保守得多的干涉手法。他只在少数最关键的地点驻军，而在大部分城邦，他以扶持僭主的方式进行间接统治。比起那些野心勃勃的前任们，他也不再积极以其影响力插手各城邦内政。此前的卡桑德在哈尔基季基半岛（Chalkidiki）的波提狄亚（Poteidaia）遗址上建立了卡桑德里亚（Cassandraia）城，安提柯二世的父亲德米特里乌斯一世则是在色萨利东部建立了德米特里阿斯（Demetrias），这些新的殖民城市都成为这些马其顿统治者的新首都，代表了他们向南扩张、干涉希腊本土的野心。相比之下，安提柯则安坐马其顿首都佩拉（Pella），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治理马其顿本土上。

但这并不代表安提柯会轻易任由希腊各城邦获得完全的自由，即使是掌握少数几处战略要地，也足以让马其顿王国在地缘上扼住各城邦的喉咙。在德米特里阿斯、



▲ 阿波罗神庙和科林斯卫城



▲ 画家笔下的科林斯卫城

优卑亚群岛（Euboea）上的开尔基斯（Chalcis）、伯罗奔尼撒半岛入口处的科林斯卫城这三处最关键的位置上，马其顿人都布置了强大的驻军。这三处驻军的安排体现了统治者精心的构思：德米特里阿斯城可以控制色萨利，扼守马其顿的南部门户，也是马其顿干涉希腊的陆海战略通道起点；开尔基斯可确保整个优卑亚群岛联盟臣服于马其顿，是马其顿从海上向希腊南部或是亚洲投送力量的重要基地；易守难攻的科林斯卫城要塞则截断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进出通路，成为马其顿在希腊南部影响力的中心，同时也可确保任何时候马其顿军队都能很方便地进入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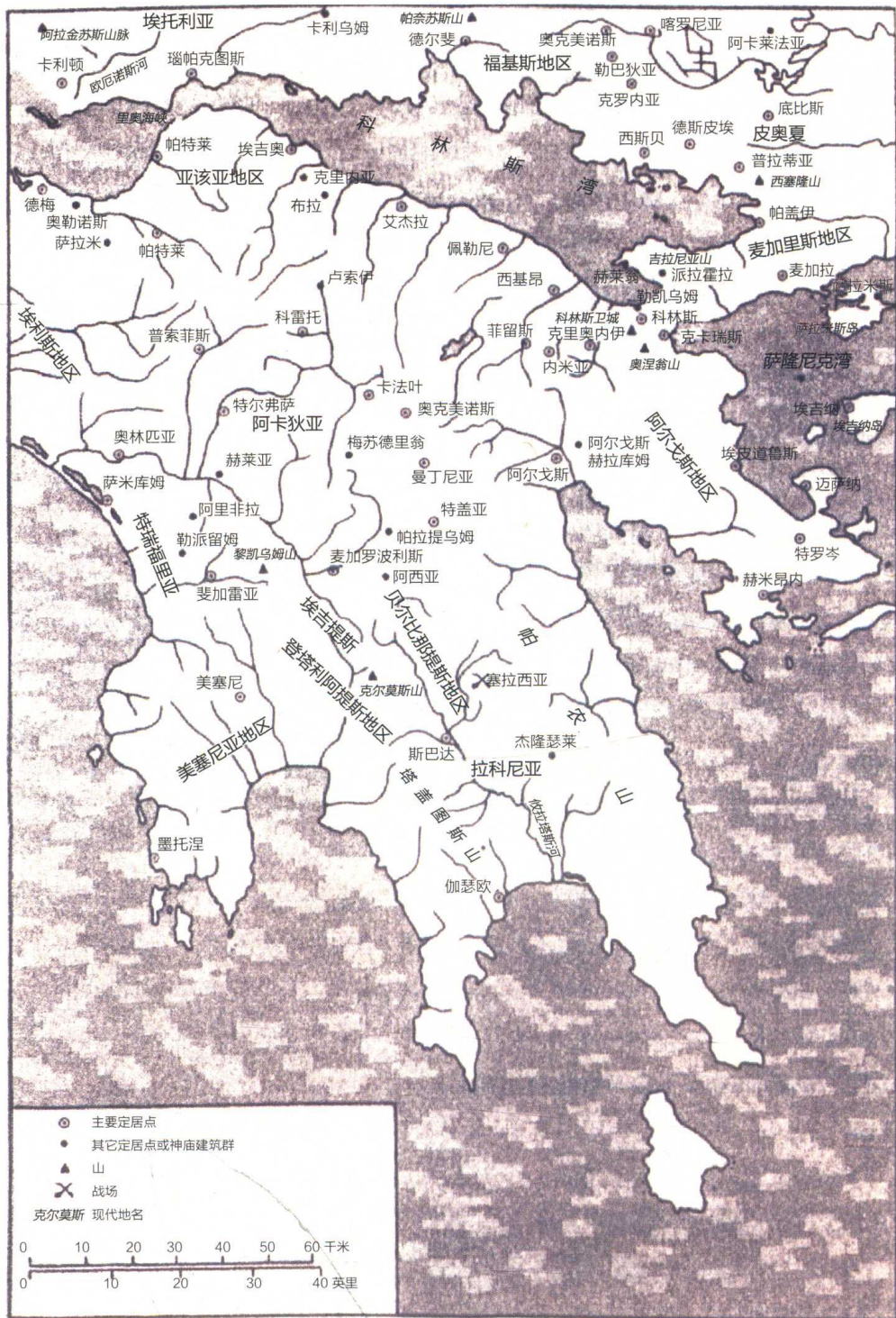
罗奔尼撒半岛。

这三处要塞被希腊人无奈地称作“希腊人的三副枷锁”，连同其他一系列外围据点，锁死着希腊各城邦的关节要害，使得他们无力团结，反噬马其顿人的控制。具体到每一个单独的城邦，安提柯二世熟练地运用着各种外交和金钱手段，在城邦中扶植僭主，借由他们的个人野心替自己间接统治各希腊城邦，确保他们的亲马其顿立场。在公元前 268 年之前，马其顿的间接统治大行其道，优卑亚、皮奥夏、色萨利、阿提卡等地区，以及伯罗奔尼撒地区的许多城邦，譬如埃利斯（Elis）、阿尔戈斯（Argos）、西基昂（Sicyon）、麦加罗波利斯（Megalopolis），都处于亲马其顿的僭主或民主政治派别的统治中。马其顿人缓慢地舔舐着自己的伤口，卓有成效地恢复着国力，同时坐视希腊各城邦在内耗中无力反抗。

可是公元前 268 年的克里蒙尼德斯战争（Chremonidean War），让这看似牢固的统治开始松动。这场战争以其主导者——雅典政治家克里蒙尼德斯（Chremonides）得名。雅典和斯巴达以及一些其他小城邦——埃利斯、奥克美诺斯（Orchomenus）、特盖亚（Tegea）、卡法叶（Caphyae）、曼丁尼亚（Mantineia）、斐加雷亚（Phigaleia）、亚该亚地区诸城邦、克里特岛上的部分城邦，一起建立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马其顿同盟，并获得了这一时期正在与安提柯王朝争夺东地中海海上霸权的托勒密王朝的密切支持。

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安提柯王朝的陆军优势使得反马其顿联盟始终无法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公元前 265 年，在科林斯城下，利用内线作战的优势，马其顿陆军隔断了斯巴达与雅典军队的联系，并在决定性的会战中摧毁了斯巴达军队，杀死其国王阿瑞乌斯（Areus）。但对马其顿人来说，战争仍是艰难的，只要来自埃及的外援不被切断，马其顿的敌人们仍能源源不断地得到支援。最终在公元前 261 年，战争以马其顿海军在科斯岛附近海面上取得出人意料的重重大胜利结束：安提柯亲临战场，马其顿舰队与结盟的罗德岛海军一起，击败了当时在海上横行无忌的托勒密舰队。

但克里蒙尼德斯战争的最终获胜，并不能掩盖马其顿在希腊，尤其是伯罗奔尼撒的统治逐步松动的大趋势，这种趋势在今后的数十年里愈演愈烈。尽管在科斯岛海战，以及公元前 245 年的安德罗斯岛（Andros）海战中接连获得大胜，但表现出色的马其顿海军仍无法阻止实力雄厚的托勒密舰队获取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借由密集在海外基地和强悍无匹的舰队规模，托勒密舰队能够轻易地出现在爱琴海周边各



▲ 伯罗奔尼撒半岛

处。再加上托勒密二世的金钱攻势，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足以使各希腊城邦中反对僭主统治的民主派别接连在城邦的内部权力斗争中占据上风，安提柯二世的间接统治政策面临的危机愈发明显。而伯罗奔尼撒半岛一角的亚该亚联盟，无疑是未来风暴汇聚的中心。

伯罗奔尼撒危机

亚该亚联盟（Achaean League）这一称谓的最早出现时间，要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从公元前4世纪中期起，它一度消失，但到公元前281年，科林斯湾南岸的4个亚该亚地区小城邦——德梅（Dyme）、帕特莱（Patrae）、特雷泰亚（Tritaea）和法莱（Pharae）重建了这一邦联性质的政治实体，其历史从公元前280年5月正式开始。从这时起，亚该亚地区的城邦一个个开始推翻僭主统治，加入亚该亚联盟。公元前275年，埃吉奥（Aegium）加入联盟，此地的宙斯神庙也成为邦联的圣地。此后不久，布拉（Bura）发生革命，僭主被杀，城邦加入邦联；伊西阿斯（Iseas）的僭主也被迫退位，城邦并入亚该亚联盟……到公元前251年，接连不断的革命已使亚该亚联盟囊括了亚该亚地区的10个城邦，摇身一变成为伯罗奔尼撒西北部的一个强大邦联。

真正使亚该亚联盟与马其顿发生直接冲突的，则要归结于西基昂发生的革命。西基昂人阿拉图斯（Aratus）——或许是最伟大的亚该亚政治家，也是本文的主角之一——煽动西基昂革命，推翻僭主并加入了亚该亚联盟。西基昂城已经超越了亚该亚地区这一地理概念，西基昂的加入使得亚该亚联盟突破地缘限制，成为一个追求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霸权的扩张政权。联盟走向历史前台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站到了马其顿王国的对立面。仿佛为了加剧这一敌对关系似的，几乎就在西基昂革命的同时，马其顿在伯罗奔尼撒最坚定的盟友——麦加罗波利斯也发生了革命，僭主亚里士多达穆斯（Aristodamus）被暗杀，该城邦随之与亚该亚联盟建立起相对友善的关系。

亚该亚联盟的崛起使得托勒密二世蠢蠢欲动，阿拉图斯成为他在伯罗奔尼撒对抗马其顿最趁手的工具。以支持民主制度为名，他几乎是立即开始了对亚该亚联盟的金援。阿拉图斯也很乐于借此解决各城邦内部的土地分配问题和财政危机，于是坚决地站到了反马其顿的第一线。



▲ 西基昂的阿拉图斯。阿拉图斯是亚该亚联盟崛起过程中最重要的政策制订者，从初期在伯罗奔尼撒的扩张，到后期亲马其顿的政策转向，这位成熟冷静的政治家犹如在暴风中娴熟地驾驶着亚该亚联盟这条轻舟，小心翼翼地不使之倾覆

如果说伯罗奔尼撒接连的民主革命足以称作给安提柯二世的一记闷棍的话，那么随之发生的事情则足以称作瞄准心腹的一刀。长久以来，“三副枷锁”之一的科林斯卫城，由安提柯二世同母异父的兄长、忠心耿耿的克拉特鲁斯（Craterus）^①在此把守。由于远离希腊本土，安提柯二世让他成为大权独揽的地方总督，实际上全权处理希腊南部的军政事务。当他去世后，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继承了这一职位，但很明显，亚历山大并不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对安提柯二世完全忠诚。大约在公元前249年，亚历山大反叛，在科林斯成为独立的地方统治者，并一度掌握了开尔基斯。

当时，亚该亚联盟在伯罗奔尼撒，埃托利亚联盟在皮奥夏，亚历山大在地峡及优卑亚，托勒密王朝在海上，再加上蠢蠢欲动的雅典、斯巴达等城邦，安提柯二世面临的局势可谓一个巨大的危机。直到他统治终结，他都在艰难地应付着这一系列考验。马其顿人的局势直到公元前245年才出现转机。那一年，亚历山大据称被安提柯设法毒死，他的小王国也随之被安提柯重新收复；而在爱琴海上的安德罗斯岛附近，马其顿舰队再次以弱胜强，击败了托勒密的海军；再加上几乎同一时间托勒

^① 其同名父亲克拉特鲁斯是亚历山大麾下的著名部将，而他外祖父为前马其顿摄政王安提帕特，他的母亲菲拉在嫖居后嫁给了德米特里乌斯一世，并产下了安提柯二世。

密二世去世，托勒密王朝中止了在希腊的干涉政策。

亚历山大叛乱及其余波，无疑代表着马其顿王国在希腊半岛的稳定控制时期迈向终结。尽管托勒密王朝不再能直接以其舰队进逼希腊，但它在外交和金钱上的支持，仍足以使希腊本土各反马其顿势力兴风作浪。马其顿推行的僭主统治，在公元前3世纪希腊本土面临经济危机、土地分配不均的大环境下，已属大开历史倒车。随着普通公民和贵族之间的斗争加剧，民主制度重新在各城邦开始流行，在这个趋势下，马其顿王国面临的希腊危机只会愈演愈烈。并且，这个“亚该亚溃疡”连同其“并发症”一起，将会引发马其顿对希腊政策的全面崩溃。

不过，这一系列危机在安提柯二世死后才迎来总爆发，其导火线，则又要由阿拉图斯来点燃。

在安德罗斯海战大胜后，马其顿在希腊的局面一度迎来反复。埃托利亚人在中希腊的快速扩张逐渐发展成插手伯罗奔尼撒半岛，伯罗奔尼撒西南部的美塞尼亚（Messenia）开始得到埃托利亚人的支持。尽管亚该亚联盟与埃托利亚联盟依旧存在反马其顿的共同立场，但两者间的敌对关系最终还是引发了战争。而且在麦加罗波利斯，新的僭主又成功掌权，尽管不能明确马其顿人在其中的作用，但这足以被视为马其顿分化敌人的利好消息。

就在安提柯小心翼翼地通过外交努力重构其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统治时，阿拉图斯挥出了致命的一击。公元前244年，年仅26岁的阿拉图斯意气风发，成为亚该亚联盟的将军（Strategos，这一职位相当于联盟的领导人），并在次年成功连任。公元前243年夏季，他通过买通守卫，策划了一次大胆的突袭行动。他和麾下400人的突击队在一个夏夜悄然接近科林斯卫城，并从卫城要塞的西面缘山攀爬而上，犹如天兵天将般突袭并占领了卫城要塞。他在破晓后向北进发，与赶来的亚该亚军队主力一起，夺取了安提柯仅收复了不到两年的科林斯城。

阿拉图斯的突袭，不仅封死了马其顿与埃托利亚联盟干涉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战略通道，也使得许多城邦，比如麦加拉（Megara）、特罗岑（Troezen）和埃皮道鲁斯（Epidaurus）倒向亚该亚。亚该亚联盟一时堪称伯罗奔尼撒的霸主，对仍处于马其顿控制下的雅典和优卑亚诸岛造成威胁，甚至——考虑到阿拉图斯掌握了海峡——可能在未来向北进一步扩张，威胁到马其顿本土。

马其顿王国的衰落

相比亚该亚人，位于希腊多山的西部地区、好战而顽固的埃托利亚人，更早地进入了与马其顿人敌对的状态。由于重要的德尔斐神谕所位于埃托利亚联盟境内，所以早从古风时期就存在的所谓“安菲克提昂联盟”（Amphictyonic League，字面上是“邻居间的同盟”之意）这一建立在宗教活动请求神谕的基础上的泛希腊同盟组织，其实由该地把控。希腊各地的城邦或城邦联盟都在安菲克提昂联盟中拥有重大事务上的投票权，尽管这一联盟并不存在军事或公共资金上的直接管辖权，但在外交和政治声望层面上，它仍有重大的影响力。因此在腓力二世开始向希腊扩张时，马其顿曾相当重视与安菲克提昂联盟的关系。出于同样的原因，实际上控制着德尔斐神谕所的埃托利亚联盟非常希望能够借这个地利合理化其政治诉求。正如同加拉太入侵中，安提柯二世的卓越表现使他成为马其顿之王一样，埃托利亚联盟在加拉太入侵中的出色表现，也使得他们试着借此寻求希腊世界的认同并进而向东扩张。

克里蒙尼德斯战争之前，埃托利亚人已经控制了奥佐利安—洛克里斯（Ozolian Locris）、奥塔河畔的赫拉克利亚（Heraclea-on-Oeta）、多洛皮亚（Dolopia）、埃涅尼亚（Aeniania）、多利斯（Doris），以区区一个邦联在安菲克提昂联盟中保有了6票投票权。事实上到这时，传统上从马其顿南下希腊的陆上通路，即经过温泉关的色萨利沿海道路，已经完全被埃托利亚联盟切断，以至于马其顿军队在进入希腊南部时必须取海路。

在克里蒙尼德斯战争中，尽管埃托利亚联盟并没有参战，但他们显然在中立的同时对马其顿人抱有敌意，同时继续巩固他们在中希腊的控制——依旧能够通过增加在安菲克提昂联盟中的投票权体现出来。到公元前245年，埃托利亚联盟正式邀请全希腊城邦参加德尔斐的索特里亚节庆（Soteria，即“救星”节庆之意）。这个节庆纪念的，是公元前279年加拉太入侵中埃托利亚军队成功对抗加拉太军队、捍卫德尔斐的事迹。埃托利亚联盟以自己而非安菲克提昂联盟的名义发出这一邀请，正式表明了其对德尔斐与安菲克提昂联盟的控制。这种对图谋中希腊霸权的公开宣示，使得亚该亚联盟与埃托利亚联盟进入敌对状态。中希腊的皮奥夏联盟也被亚该亚联盟拉拢，与埃托利亚人开战，但这最后导致埃托利亚人全面入侵皮奥夏。阿拉图斯和亚该亚军队没能及时与皮奥夏联盟会合，使得皮奥夏军队在喀罗尼亚城下遭受了失败，并使得皮奥夏联盟沦落至埃托利亚联盟的控制范围中。

在所有这一切事情发生时，马其顿人扮演的角色是极为尴尬的。亚该亚联盟在伯罗奔尼撒，埃托利亚联盟在希腊中部，托勒密海军在爱琴海上，肆无忌惮地瓜分着马其顿的势力范围，而安提柯只能选择坐视。再加上埃托利亚人在喀罗尼亚的胜利，以及亚该亚人夺取科林斯，马其顿王国在希腊的霸权已经支离破碎。此后直到安提柯二世在公元前 239 年去世为止，他都只能利用外交上的手段，设法延缓对手们的扩张。

托勒密海军在安德罗斯海战后暂时中止了积极活动，对马其顿而言这算是少有的利好消息。安提柯试着借助与埃托利亚人结盟，来牵制亚该亚在伯罗奔尼撒的行动，但双方的合作远未达到产生明显效果的地步。伯罗奔尼撒重镇阿尔戈斯，作为少数仍亲马其顿的城邦之一，成为双方争夺的要点。在这个关口，安提柯王朝实际上的缔造者——安提柯二世离世。正如他的绰号“戈纳塔斯”（“老兵”），他在统治国家上已驾轻就熟，但马其顿面临的局势需要一系列新政策、新做法来改善王国的境况。

继位的马其顿新王——德米特里乌斯二世，早在安提柯去世前近二十年就开始被安提柯用心培养，积累统治经验。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安提柯正式确立了他共治国王的身份，但就实际而言，德米特里乌斯的地位应该与此相差无几。也正因如此，两人间的权力交接相当顺利。

德米特里乌斯二世统治下的马其顿，已在色雷斯、皮奥夏等传统意义上的马其顿影响力边缘区域被完全挤出去；对优卑亚、伊庇鲁斯、色萨利等邻近地区的控制仍属稳固，但在伯罗奔尼撒和雅典，马其顿王国的控制岌岌可危。在德米特里乌斯上位后，由安提柯二世推动的亚该亚与埃托利亚联盟间的敌对关系终止。很快，德米特里乌斯二世就被迫与这两个老对手开战。从公元前 239 年至公元前 235 年，这场被称为德米特里乌斯战争的交锋在几个至关重要的战场——中希腊、阿尔戈斯和雅典爆发。大部分时候，德米特里乌斯通过提供雇佣军支持其盟友，直到公元前 236 年，德米特里乌斯直接入侵了皮奥夏，并恢复了马其顿在此地的控制。

在德米特里乌斯战争的尾声，埃托利亚在西部给德米特里乌斯二世造成了巨大的困扰。伊庇鲁斯长久以来并不严格算是一个王国，著名的皮洛士大王只是其中莫洛索伊人（Molossian）的国王，整个伊庇鲁斯严格来说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只有在皮洛士这样的强势君主面前，才会以推举共主的方式承认某一个人的统治。在皮洛士及其继承者统治了数十年后，这种松散的君主制终于走向终点。伊庇鲁斯的国

内革命推翻了埃阿喀得斯（Aeacides）世系的统治，并使伊庇鲁斯成为一个共和国。但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显然使得由许多部族和城邦联合组成的伊庇鲁斯无力维持团结，皮洛士时期被并入伊庇鲁斯的安菲洛基亚（Amphilochia）、安布拉西亚（Ambracia）等城市都背离了伊庇鲁斯，转而投入埃托利亚联盟的怀抱。不仅如此，埃托利亚借由伊庇鲁斯内乱带来的虚弱，开始在阿卡纳尼亚西部大肆扩张。

伊庇鲁斯的内乱和埃托利亚人在这里的军事威胁，德米特里乌斯二世无法坐视不理，但他此时没有实力直接干涉这里的局势。因为在同一时间，马其顿安宁许久的北方边境出了问题：达尔达尼亚人开始南下。在此后数十年里，达尔达尼亚人都频繁地威胁马其顿北部，公元前 229 年前后，达尔达尼亚人甚至在战场上击败了一支马其顿军队。

德米特里乌斯本人显然分身乏术，难以干涉阿卡纳尼亚与伊庇鲁斯。于是他做出了冒险的决策：引入伊利里亚人。德米特里乌斯求助的对象是伊利里亚的阿尔迪安王国（Ardiaei）。很快，以举国进行海盗活动著称的伊利里亚人就对希腊西部各沿海城市展开了暴风骤雨般的劫掠。在公元前 229 年的帕克索斯（Paxos）海战中，伊利里亚人的海盗船队击败了亚该亚、埃托利亚的联合舰队，这也成为这两个邦联在军事上的最后合作。

德米特里乌斯的决策最终被证明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伊利里亚人的入侵不仅使得埃托利亚联盟和亚该亚联盟的扩张受阻，各战场国大受其害，还为罗马人干涉希腊世界提供了口实。最终在公元前 228 年，罗马人在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中大获全胜，在伊利里亚建立了自己的落脚点，并因击败伊利里亚人获邀参加公元前 228 年的科林斯地峡奥运会。这一系列事件一定程度上为将来罗马共和国在希腊的扩张与插手提供了正当性。

在公元前 229 年德米特里乌斯二世本人突然去世结束其短暂的 11 年统治时，马其顿王国的处境比起安提柯二世去世时更加糟糕：皮奥夏联盟在他去世后立即重新倒向埃托利亚；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局势毫无进展；马其顿对伊庇鲁斯的控制不复存在；而北方边境的蛮族入侵愈演愈烈；在西方，罗马人终于在亚得里亚海东岸获得了第一个立足点。各方面的威胁接踵而至，马其顿王国犹如站在悬崖的边缘。

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德米特里乌斯二世死于对达尔达尼亚人的战败，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德米特里乌斯二世的死算得上突然。在他去世时，他的儿子、未来的腓力五世只有 10 岁，显然无法正常履行统治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安

提柯王室旁系的一位成年成员成为摄政王。这位日后被称为安提柯三世“多森”（Antigonos III Doson）^①的摄政，是安提柯二世同父异母的兄弟，德米特里乌斯“公正者”（Demetrius the Fair）之子。



▲ 安提柯三世。其短暂的统治为安提柯王朝的连续困境画上一个句号，如果他的统治能更长久一些，马其顿人或许能更好地应对罗马共和国的军事扩张

这位过渡时期的统治者获得权力时，面临的局面比德米特里乌斯二世继位时更为急迫。刚刚在战场上获胜的达尔达尼亚人，仍在其酋长隆加卢斯（Longarus）的领导下，劫掠马其顿境内各处。而在安提柯三世即位后不久，埃托利亚人的扩张终于向北扩展到了色萨利。在公元前 225/224 年的安菲克提昂联盟投票中，色萨利的投票权已被埃托利亚联盟掌控。在伯罗奔尼撒，阿尔戈斯、赫米昂内（Hermione）、菲留斯（Phlius）以及埃吉纳（Aegina）的僭主纷纷在公元前 229 年后被迫下台，诸城邦或并入或加入亚该亚联盟。但也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上，马其顿王国开始迎来反击的机会。飞速扩张的埃托利亚联盟和亚该亚联盟彼此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在帕克索斯之战后，两个联盟分道扬镳已经不可避免。安提柯三世野心勃勃，指望在此时发起反击。他在多个方向上开始了积极的行动：首先他击败并驱逐了达尔达尼亚人，随后立即南下，在色萨利突袭了埃托利亚军队，继而深入多利斯劫掠埃托利亚联盟的城市。通过这一系列行动，他恢复了马其顿在色萨利的地位，并稳固了王国的北方边界。

公元前 227 年，安提柯三世还有余裕组织了一次对小亚细亚西南部卡里亚地区的远征，成为自安提柯二世统治晚期以来，马其顿第一次海外远征。在结束远征回到佩拉后，他还顺手解决了国内的反对派，并正式被推选为马其顿国王，停用了摄政的头衔。在精力充沛的安提柯三世稳定了各个方向的局势后，最让他困扰的只剩下伯罗奔尼撒。就在这时，一个来自麦加罗波利斯的外交使团来到佩拉，给他带来了他最盼望的礼物——马其顿重新踏足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机会。

① “Doson”这一绰号的意思至今仍存疑，有人说意为“守卫”，指他摄政和监护未成年的腓力；也有人说此为“许诺者”，意指安提柯三生生性喜爱向他人许愿，但往往言而无信、不予实现。